

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十四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三

南史十四

宋宗室及諸王上

長沙景王道憐

臨川烈武王道規

魏

營補侯遵考

從子季遠

武帝諸子

長沙景王道憐宋武帝中弟謝琰為徐州命為從事史

武帝克京城平建都道憐常留侍左右從武帝征廣固
所部獲慕容超以功封竟陵縣公及討司馬休之道憐
監太尉留府事江陵平刺史荊州累加都督北府文武
悉配之道憐素無才能言音甚楚舉止多諧鄙拙畜聚
常若不足去鎮日府庫為空徵拜司空徐兗二州刺史
都督如故出鎮京口武帝受命遷太尉封長沙王先是
廬陵王義真為揚州刺史太后謂帝曰道憐汝布衣兄
弟宜用為揚州帝曰寄奴於道憐豈有所惜揚州根本

所寄事務至重非道憐所了太后曰道憐年五十豈不
如汝十歲兒耶帝曰車士雖為刺史事無大小皆由寄
奴道憐年長若不親其事於聽望不足太后乃無言竟
不授永初三年薨加贈太傅葬禮依晉太宰安平王孚
故事鸞路九旒黃屋左纛輜輶車挽歌二部前後羽葆
鼓吹虎賁班劍百人文帝元嘉九年詔故太傅長沙景
王故大司馬臨川烈武王故司徒南康文宣公劉穆之
開府儀同三司華容縣公王弘開府儀同三司永修縣

公檀道濟故青州刺史龍陽縣公王鎮惡並勸功天府
配祭廟庭道憐子義欣嗣

宋書曰義欣為南兗州刺史到彥之北伐率大眾入
河尋敗退將佐慮寇大至勸義欣委鎮還都義欣堅
志不動

位豫州刺史鎮壽陽

宋書曰時土荒民散城郭頽敗盜賊公行義欣綱維
補緝隨宜經理刼盜所經隨討誅之

境內畏服道不拾遺遂為盛藩強鎮

宋書曰時淮西江北長吏多假勞人武夫皆無政術
義欣上言江淮左右荐飢相襲百城彫弊綏收必俟
良吏勞人武夫不諳政術况賓接荒垂乎願敕選部
必使任得其人芍陂良田萬餘頃堤竭久壞秋夏常
苦早有舊溝引澤水入陂不治積久義欣遣官伐木
開榛水得通注旱患遂除

堯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成王傳爵至孫齊受禪國除

宋書曰瑾弟祗為南充州刺史以謀應晉安王子勛
又祗弟楷俱坐與子勛同逆伏誅

瑾弟韞述

宋書曰述有兄弼亦與子勛同逆伏誅 愚按從子
勛者亦從孝武子起見俱不得云謀逆云伏誅應改

正

改節義傳義欣弟義融封桂陽縣侯邑千戶凡王子為
侯食邑皆千戶義融位五兵尚書領軍有質幹善用短

楠卒諡恭侯子孝侯覲嗣

宋書曰為元凶所殺追贈散騎常侍

無子襲襲以子晃繼襲性庸鄙為郢州刺史暑月露禪
上聽事時網紀政伏閤怪問之訪問之乃知是襲

宋書曰襲子晃嗣昇明三年改封東昌縣侯與兄晃
俱伏誅

義融弟義宗幼為武帝所愛字曰伯奴封新渝縣侯位
太子左衛率坐門生杜德靈放橫撻人入義宗第蔽隱

之免官德靈以姿色故義宗愛寵之義宗卒於南兖州
刺史謚惠侯子懷珍嗣

宋書曰為元凶所殺贈散騎常侍

無子弟東以子承繼東改節義傳東弟遐字彥道為嫡
母殷暴亡有司糾之事見兄東傳徙始安郡後得還位
吳郡太守至是坐兄東圖齊高并見害遐人才其凡自
諱名常對客曰者武無道見枉殺母其頑騃若此及東
當權遐累求方伯東曰我在事而用汝作州於聽望不

足退曰富貴則言不可相關從坐之日得免否至是果
死義賓弟義恭封營道縣侯凡鄙無識始興王濬嘗謂
曰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何意苦阿父如此義恭曰
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其庸塞皆然位湘州刺史
臨川烈武王道規字道則武帝少弟倜儻有大志預謀
誅桓玄時桓弘鎮廣陵以為征虜中兵參軍武帝克京
城道規亦以其日與劉毅孟昶共斬弘

宋書曰道規與劉毅何無忌追玄玄走江陵留何澹

之等固守湓口軍至澹之空設儀儀旗幟於一舫而別居他舟無忌欲攻羽儀所在衆謂澹之不在此得之無益無忌曰澹之若不在此戰士必弱我以勁兵攻之必擒擒之之日彼謂已失軍主我謂已得賊帥我勇彼懼懼而薄之破之必矣道規喜曰此名計也攻之即獲此舫因唱曰已斬何澹之賊徒及義軍並以為然因縱兵賊兵奔敗遂馳進遇玄崢嶸州道規兵不足萬而玄戰士數萬衆憚之欲退還尋陽道規

曰不可彼衆我寡強弱異勢若畏懦不進必為所乘
縱至尋陽豈能自固玄竊名豪雄內實慙怯加已奔
敗衆無固心決機兩陣將雄者克昔光武昆陽魏武
官渡皆以少制多今雖才謝古人豈可先示之弱因
麾衆進

玄敗走道規與劉毅何無忌追破之無忌欲乘勝追玄
直造江陵道規曰兵法屈伸有時諸桓世居西楚羣小
皆為竭力振勇冠三軍且可傾兵以計策縻之無忌不

從果為振所敗乃退還尋陽繕舟甲復進遂平巴陵江陵平道規推毅為元功無忌為次自居其末以起義勲封華容縣公果遷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加都督善於刑政士民畏愛之盧循寇逼建鄴道規遣司馬王鎮之及揚武將軍檀道濟廣武將軍到產之等赴援朝廷至尋陽為循黨荀林所破林乘勝伐江陵聲言徐道覆已克建鄴而桓謙以長安入蜀譙縱以謙為荊州刺史與其大將譙道福俱寇江陵

宋書曰荆楚既桓氏義舊並懷異心

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欲去者
不禁因夜開城門達旦不閉衆咸懾服莫有去者雍州
刺史魯宗之自襄陽來赴或謂宗之未可測道規乃單
車迎之衆咸感悅衆欲使檀道濟到彥之共擊荀林等
道規曰

宋書載道規言曰盧循擁隔中流扇張同異桓謙荀
林更相首尾人懷危懼莫有固心成敗之機在此一

舉

非吾自行不決乃使宗之居守委以心腹率諸將大敗
謙斬之諮議劉遵追荀林斬之巴陵

宋書曰道規初攻謙諸將佐皆恐以荀林近在江陵
伺人動靜必來攻城宗之未必能固道規曰諸君不
識兵機耳荀林愚豎以吾去未遠必不敢向城吾今
取謙至便可克況疑間已自還反謙敗則林破胆豈
暇得來宗之獨守何為不支數日遂解南蠻校尉印

以授諮議叅軍劉遵馳往攻諫水陸並進諫大敗單
舸走欲下就林追斬之還至浦口林又奔散劉遵率
軍追林至巴陵又斬之

初諫至枝江江陵士庶皆與諫書言城內虛實道規皆
焚之衆乃大安徐道覆奄至破冢魯宗之已還襄陽人
情大震或傳循已克都遣道覆上為刺史江漢士民皆
感其焚書之恩無復二志道規使劉遵為游軍自拒道
覆於豫章前驅失利道規壯氣愈厲激揚三軍遵自外

橫擊大破之初使遵為游軍衆咸言不宜割見力置無
用之地及破道覆果得游軍力衆乃服遵淮南海西人
道規從母兄位淮南大守道規進號征西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改授豫州以疾不拜義熙八年薨於都贈司徒
諡曰烈武進封南郡公武帝受命贈大司馬追封臨川
王無子以長沙王第二子義慶嗣初文帝少為道規所
養武帝命紹馬咸以禮無二繼文帝還本而定義慶為
後義慶為荊州廟主當隨往江陵文帝下詔褒美勲德

及慈蔭之重追崇丞相加殊禮鸞路九旒黃屋左纛給
節鉞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義慶幼為武帝
所知

宋書載高祖曰吾家豐城也

年十三襲封南郡公永初元年襲封臨川王元嘉中為
丹陽尹有民黃初妻趙殺子婦遇赦應避孫儼義慶議
以為周禮父母之仇避之海外蓋以莫大之冤理不可
奪至於骨肉相殘當求之法外禮有過失之宥律無儼

祖之文況趙之縱暴本由於酒論心即實事盡荒老豈
得以荒老王母等行路深憐臣謂此孫恐愧銜悲不違
予義宜共天同域無虧孝道六年加尚書左僕射八年
太白犯左執法嘗有變王光祿至今鎮文帝詔諭之以
為玄象茫昧左執法嘗有變王光祿至今平安日蝕三
朝天下至忌晉孝武初有此異彼庸主耳猶竟無佗
宋書又曰天道輔仁禍善不足橫生憂懼若天必降
災寧可千里逃避耶

義慶固求解僕射乃許之九年出為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加都督荊州居上流之重資實兵甲居朝廷半故武帝諸子偏居之義慶以宗室令美故特有此授性謙虛始至及去鎮迎送物並不受十二年普使內外羣臣舉士義慶表

冊府元龜載表曰陛下惠哲光宣經緯明遠皇階藻耀風猷日升猶降流慮於管庫紆聖恩於板築臣敢竭虛聞祇承明旨

舉前臨汝令新野庾實前徵奉朝請武陵龔祈處士南
郡師覺授義慶留心撫物州統內官長親老不隨在官
舍者一年聽五吏餉家先是王弘在江州亦有此制在
州八年為西土所安撰徐州先賢傳十卷奏上之又擬
班固典引為典叙以述皇代之美遷南充州刺史帶都
督尋加開府儀同三司性簡素寡嗜慙好文義文辭雖不
多足為宗室之表歷任無浮淫唯晚節奉沙門頗致費
損少善騎乘及長不復跨馬招聚才學之士遠近必致

太尉袁淑文冠當時義慶在江州請為衛軍諮議其餘
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等並有辭章引為佐吏國
臣所著世說十卷撰集林二百卷並行於世文帝每與
義慶書常加意斟酌鮑照字明遠東海人文辭贍逸嘗
為古樂府文甚道麗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為美瑞
照為河清頌其叙甚工照始嘗謁義慶未見知欲貢詩
言志人止之曰郎位尚卑不可輕忤大王照勃然曰千
載上有英才異士沉沒而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豈

可遂蘊智能使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義慶奇之賜帛二十匹尋擢為國侍郎甚見知賞遷秣陵令文帝以為中書舍人

宋書文帝作世祖則孝武非文帝也文帝憐才不忌才

帝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為文多鄙言累旬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臨海王子頊為荊州照為前軍參軍掌書記之任子頊敗為亂兵所殺義慶在廣陵有

疾而白虹貫城野廬入府心甚惡之因陳求還文帝許
解州以本號還朝二十一年薨於都追贈司空諡曰康
王子哀王尋嗣為元凶所殺尋子綽嗣昇明三年見殺
宋書於見殺上加一反字若果有此義舉也既謀齊
何反宋若其無是則蕭道成誣害耳餘倣此

國除

營浦侯遵考武帝族弟父洸子彭城內史始武帝諸子
並弱宗室唯遵考及北伐平定領河東太守鎮蒲坂關

中失守南還再遷冠軍將軍晉恭帝遜位居秣林宮遵
考領兵防衛武帝初即位封營浦縣侯元嘉中累遷雍
州刺史加都督為政嚴暴聚斂無節為有司所糾帝寢
不問孝武大明中位尚書左僕射後老疾失明元徽元
年卒贈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元子琨之為竟
陵王誕司空主簿誕有寶琴左右犯其徽誕罰焉琨之
諫誕曰此余寶也琨之曰前哲以善人為寶不以珠玉
為寶故王孫圉稱觀父為楚國之寶未聞以琴瑟為寶

誕忤然不悅誕之叛以為中兵參軍辭曰忠孝不能並
琨之老父在將安之乎

宋書曰繫數十日終不受

誕殺之後贈黃門郎詔謝莊為誄遵考從父弟思考亦
歷官清顯子季連字惠續早歷清官齊高帝受禪悉害
宋室近屬季連將及害太宰褚淵素善之固請乃免建
武中為平西蕭遙欣長史南郡太守遙欣多招賓客明
帝甚惡之季連有憾於遙欣

梁書曰季連族甥王會為遙欣諮議參軍遙欣遇之甚厚會多所傲忽於公坐與遙欣競侮季連故憾之乃密表以聞言其有異迹明帝乃以遙欣為雍州刺史而心德季連以為益州刺史令據遙欣上流季連父思考宋時為益州雖無政績州人猶以為義故喜得之季連存問故老見父時民吏皆泣對之遂寧人龔愜累世有學行辟為府主簿及聞東昏失德稍自驕矜性忌褊遂嚴復酷狠土人始怨永元元年九月因聲言講武遂

遣中兵參軍宋買以兵襲中水獠人李託豫知之設備
守險買戰不利退還州郡遂多叛亂明年十月巴西人
趙續伯反奉其鄉人李弘為聖主弘乘佛輿以五綵裹
青石誑百姓云天與己玉印當王蜀李連遣中兵參軍
李奉伯大破獲之將刑謂刑人曰我須臾飛去復曰汝
空殺我我三月三日會更出遂斬之梁武帝平建寧遣
左右陳建孫送李連二子及弟通直郎子深喻旨李連
受命脩還裝武帝以西臺將鄧元起為益州刺史元起

南郡人季連為南郡時待之素薄元起典籤朱道琛嘗為季連府都錄無賴季連欲殺之逃免至是說元起請先使檢校緣路奉迎及至言語不恭又厯造府州人士見器物輒奪之曰會屬人何須苦惜軍府大懼言於季連季連以為然又惡昔之不禮元起益憤懣司馬朱士略說季連求為巴西郡守留三子為質即連許之既而召兵集之有精甲十萬臨軍歎曰據天險之地握此盛兵進可匡社稷退不失作劉備欲以此安歸乎遂矯稱

齊宣德皇后令復反收朱道琛殺之書報朱士略兼召
涪令李膺

梁書曰膺為涪令時巴西人雍道晞帥羣賊萬餘逼
城太守魯休烈與膺嬰城自守李連遣中兵參軍李
奉伯率衆五千救之破擒道晞斬之涪市奉伯因獨
進巴西之東鄉討餘賊膺止之曰將驕卒情乘勝履
險非良策也不若少緩更思後計奉伯不納悉衆入
山大敗而出

並不受命天監元年六月元起至巴西季連遣其將李奉伯拒戰見敗季連固守元起圍之城中餓死者相枕梁書曰城中食盡升米三十亦無所糴

又從而相食季連飢窘無計二年乃肉袒請罪元起遷季連於外俄而造馬待之以禮季連謝曰早知如此豈有前日之事元起誅李奉伯送季連還都將發人莫之視唯龔愜送馬初元起在道懼事不集無以為賞士之至者皆許以辟命於是受別駕中從事檄者將二千人

李連既至詣闕謝罪自東掖門入數步一稽首以至帝
前帝笑謂曰卿欲慕劉備而曾不及公孫述豈無卧龍
之臣乎赦為民四年出建陽門為蜀人簡相如所殺李
連在蜀殺其父變名走建邨至是報焉乃面縛歸罪帝
壯而赦之

宋武帝七男張夫人生少帝孫修華生廬陵孝獻王義
真胡婕妤生文帝王修容生彭城王義康桓美人生江
夏王獻王義恭孫美人生郡郡王義宣呂美人生衡陽

文王義李

廬陵孝獻王義真美儀美神情秀徹初封桂陽縣公年
十二從北征及闕中平宋武東遷欲留偏將恐不足固
人心乃以義真為雍州刺史加都督以太尉諮議參軍
京兆王修為長史委以闕中任宋武將還三秦父老泣
訴曰殘生不霑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方仰聖澤長
長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屋宅捨此何之
宋武為之憫然慰譬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感諸君戀

本之意今留第二兒令文武才賢共鎮此境臨還自執義真手授王修令修執其子孝孫手授己義真又進都督并東秦二州領東秦州刺史時隴上流戶多在關中望得歸本及置東秦州父老知無經畧隴右固關中之意咸共歎息而赫連勃勃寇逼交至洗田子既殺王鎮惡王修又殺田子兼裁減義真賜左右物義真少賜與左右無節左右怨之因白義真曰鎮惡欲反故田子殺之修殺田子豈又欲反也義真使左右劉乞殺修修字

叔京兆霸城人初南渡見桓玄玄謂曰君平世吏部郎才也修既死人情離異宋武遣右將軍朱齡石代義真鎮關中使義真疾歸諸將競斂財貨方軌徐行建威將軍傅弘之曰鹵騎若至何以待之

宋書載弘之曰公處分亟進恐鹵追擊人耳今多將輜重一行不過數里宜棄車輕行乃可免

鹵追兵果至至青泥大敗

宋書曰賊騎數萬輔國將軍劉恩斷後不能禁後軍

大敗義真行在前故得與數百人奔散

義真獨逃草中中兵叅軍假宏單騎追尋義真義真識其聲曰君非假中兵耶身在此行矣必不兩全可刎身首以南使家公望絕宏泣曰死生共之下官不忍乃束義真於背單馬歸義真謂宏曰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初宋武未得義真審問怒甚尅日北伐謝晦諫不從及得宏啟知義真免乃止義真尋為司州刺史加都督以段宏為義真諮議參軍宏鮮卑人為慕容超尚書左

僕射宋武伐廣固歸降義真改揚州刺史鎮石頭永初
元年受禪封廬陵王帝始踐阼義真色不悅侍讀博士
蔡茂之問其故對曰安不忘危何可恃也明年遷司徒
帝不豫以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加
都督鎮厯陽未之任而帝崩義真聰敏愛文義而輕動
無德業與陳郡謝靈運琅邪顏延之慧琳道人並周旋
異常許得志日以靈運延之為宰相慧琳為西豫州刺
史徐羨之等嫌義真靈運延之昵狎過甚故吏范晏戒

之義真曰靈運空疎延之隘薄魏文云鮮能以名節自立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故與游耳將之鎮列部伍於東府前既有國哀義真與靈運延之慧琳等坐視部伍因晏舫中使左右別每舫函道施已舫而取其勝者及至歷陽多所求索羨之等每不盡與深怨執政表求還都初少帝居東宮多狎羣小謝晦嘗言於武帝曰陛下春秋既高宜思存萬代神器至重不可使負荷非才帝曰廬陵何如晦曰臣請觀焉晦造義真義真

盛欲與談晦不甚答還曰德輕於才非人主也由是出
居於外及羨之等專政義真愈不悅時少帝失德羨之
等謀廢立次第應在義真以義真輕詆不任主社稷因
其與少帝不協奏廢為庶人

宋書載表曰義真凶忍之性爰自推弱咸陽之酷醜
聲遠播先朝猶以年在紉綺冀能改厲自聖體不豫
及大漸縱博酣酒日夜不輟肆口縱言多行無禮先
帝親勅陛下面詔臣等若遂不悛必加放黜至言苦

屬猶在紙翰而自茲迄今日月增甚至乃委棄藩屏
志還京邑潛懷異圖轉聚甲卒陵墳未乾蔑棄遺旨
整棹浮舟以示歸志肆心專己無復懿承臣聞原火
不撲蔓草難除青青不伐終致尋斧况憂深患著社
稷慮切請一遵旨朝武陵舊典使顧懷之旨不墜於
武廟全宥之德獲申於昵親仰尋感動臨啟悲咽
徙新安郡前吉陽令張約之上疏諫

宋書載約之疏曰臣少不量力頗高殉義之風謠善

善於朝聞愈徙生於白首用敢干禁忘戡披叙丹愚
竊念廬陵王少蒙先皇優慈長受陛下睦愛容犯臣
子之道致招驕恣之愆至於天姿夙成實有卓然之
美宜在容養錄善掩瑕今猥加剝奪幽徙遠郡上傷
陛下崇棣之篤下令遠近怛然失園士庶杜口人為
身計臣伏思大宋之興雖協應符緯而開基造次根
條未繁宜廣樹藩戚敦睦以道使兄弟之美比輝魯
衛龜策告同昨均七百豈不善哉特願留神九思重

加詢采上考前代興亡之由中存武帝締構之業下
顧蒼生顓顓之望特開曲宥反正都邑選保傳於舊
老求四友於髦俊引誘性情導達聰明凡人在苦皆
能自厲況王質朗心聰易加訓範且武皇愛子陛下
懿弟可以一青長致淪棄哉惟願丹誠一經天聽退
就斧鑕無愧地下矣

徙為梁州府軍叅軍尋殺之景平二年美之等遣吏赦
義真於徙所時年十八元嘉十年八月詔追復先封迎

靈樞并孫修華謝妃一時俱還三年正月誅徐羨之傅亮等是日詔追崇侍中大將軍王如故贈張約以郡

宋書載詔曰故廬陵王義真遭時多難志匡權逼羣凶竊柄釁生不圖朕永念仇恥含痛內結遵養姦匿情禮未申今王道既亨政刑始判可加侍中為慰寃魂少伸悲憤又詔曰故吉陽令張約之抗疏失言事屈羣醜殞命遐疆志節不屈昔關老奏疏見紀漢策閭纂獻規荷榮晋代考其忠概參跡前踪宜加旌顯

式揚幽烈可贈以一郡賜錢十萬布百疋

義真無子文帝第五子紹字休胤嗣襲廬陵王紹少寬雅位揚州刺史薨

宋書曰遺令欽以時服素柩周身而已

無子以南平王鐸子敬先嗣

彭城王義康永初元年封彭城王歷南豫南徐二州刺史並加都督元嘉三年文帝改授都督荊州刺史給班劍三十人義康少而聰察及居方任職事修理六年司

徒王弘表義康宜還入輔徵為侍中司徒錄尚書事都督南徐州刺史二府置佐領兵與王弘共輔朝政弘既多疾且每事推讓內外衆務一斷於義庸太子詹事劉湛有經國才用義康昔在豫州湛為長史既素情款至是待遇特隆動皆諮訪故前後在藩多善政九年王弘薨又領揚州刺史十二年又領太子太傅義康性好吏職銳意文案糾剔是非莫不進盡既專朝權事決自己生殺大事皆斷以錄命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

盡委義康授用由是朝野輻湊權傾一時義康亦自強
不息無有懈倦府門每旦常有數百乘車雖復位卑人
微皆被接引又職識過人一聞必記嘗所暫過終身不
稠人廣坐每標題所憶以示聰明人物益以此推服之
愛惜官爵未嘗以階級私人凡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
己府忤旨即度為臺官自下樂為竭力不敢欺負文帝
有虛勞疾每意有所想便覺心痛裂屬續者相繼義康
入侍醫藥盡心衛奉湯藥飲食非口所嘗不進或連夕

不寢彌日不解衣內外重事皆專決施行十六年進位
大將軍領司徒義康素無術學待文義者甚薄袁淑嘗
詣義康問其年答曰鄧仲華拜衮之歲義康曰身不識
也淑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曰身不讀書君無為作
才語見向其淺陋如此既聞大體自謂兄弟至親不復
存君臣形迹率心而行曾無猜防私置僮六千餘人不
以言臺時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
帝嘗冬月噉柑歎其形味並劣義康在坐曰今年柑殊

有佳者遣還東府取柑大供御者三寸僕射殷景仁為
帝所寵與劉湛素善而意好晚乖湛常欲因宰輔之權
傾之景仁為帝所保持義康屢言不見用湛愈憤南陽
劉斌湛之宗也有涉俗才用為義康所知自司徒右長
史擢為左長史從事中朗琅邪王履主簿沛郡劉敬文
祭酒魯郡孔胤秀並以傾側得入見帝疾篤皆謂宜立
長君帝害危殆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
湛及景仁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湛景仁不答

資治通鑑考異曰義康雖不識大體豈敢遽為此言
湛嘗欲推崇義康豈肯聞而不答今不取 史糾曰
宋書則不然謂義康以告殷景仁劉湛湛曰天下艱
難詎幼主所御義康景仁並不答此最得理劉班擁
戴車子為日已久當有勸進之辭義康友于素篤景
仁盡心朝廷自應結舌此南史不及宋書者也

而庾秀等輒就尚書儀曹索晉咸康立康帝舊事義康
不知也及帝疾瘳微聞之而斌等既為義康所罷遂結

朋黨若有盡忠奉國不同己者必搆以罪黜每采景仁
短長或虛造同異以告湛自是主相之勢分矣義康欲
以斌為丹陽尹言其家貧帝覺之曰以為吳郡後會稽
太守羊玄保求還義康又欲以斌代之帝時未有所擬
倉卒曰我已用王鴻

宋書曰自十六年稍不復幸東府

帝以嫌隙既成將致大禍十七年收劉湛又誅斌及大
將軍錄事參軍劉敬文并賊曹孔劭秀中兵邢懷明主

簿孔胤秀丹陽丞孔文秀司空從事中郎司馬亮烏程令盛曇泰徙尚書庫部郎何默子餘姚令韓景之永興令顏遙之湛弟黃門郎素斌弟給事中溫於廣州王履廢於家

宋書曰胤秀始以書記見任漸預機密文秀邵皆其兄司馬亮孔氏中表並因胤秀進懷明曇泰為義康所遇默子景之遙之皆湛黨也

青州刺史杜驥勒兵殿內以備非常義康時入宿留止

中書省遣人宣旨告以湛等罪義康上表遜位

宋書載表曰臣任總內外位兼台輔不能正身率下
暱近失所致實罰謬加由臣才弱任重以及傾撓今
罪人即戮養蒙貽垢實由於臣有何心顏尚安斯寵
輒解所職待罪私第

改授江州刺史出鎮豫章實幽之也停省十餘日桂陽
侯義融新渝侯義宗秘書監徐湛之往來慰視義康於
省奉辭便下渚帝唯對之慟哭餘無所言遣沙門慧琳

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否琳公曰恨公不讀數百卷
書征國司馬蕭斌為義康所昵劉斌等譏之被斥乃以
斌為諮議領豫章太守事無大小皆委之司徒主簿謝
綜素為義康所狎以為記室左右愛念者並聽隨從至
豫章辭州見許資奉優厚朝廷大事皆報示之義康未
敗時東府廳事前井水忽涌野雉江鷗並入所注齋前
龍驤參軍巴東令扶育上表申明義康

宋書載表曰臣聞哲王以博聞為道人臣以盡言為

忠彭城王義康先朝愛子陛下次弟一旦黜削遠送南服躬離明主身放聖世草萊黔首皆為陛下痛之若有迷謬之愆正可數以善惡導以義方且廬陵往事足以知今此乃陛下前事殷鑒也廬陵既申寃魂於后土彭城宜彌疑愆於宋京臣所以勤勤懇懇獨訴丹誠者實恐義康年窮力盡奄忽於南遂令陛下有棄弟之責陛下徒云惡枝之宜伐豈知伐枝之傷樹若蕩以平聽屏此猜情速召義康返於畿甸兄弟

協和君臣輯睦何必司徒公楊州牧然後可安義康哉若臣所放於國為非請即伏誅以謝陛下雖復分形赴獲煮首烹屍始願所甘豈不幸甚

奏入即收付建康賜死

哀哉扶育之追蹤裴約之也救義康與救義真同但約之猶贈以郡而育誰贈者可嘆

會稽長公主於兄弟為長帝所親敬嘗就主宴其甚歡主起再拜頌旨悲不自勝帝不曉其意起自扶之主曰

車子歲暮必不見容特乞其命因慟哭帝亦流涕指蔣
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是負初寧陵即封所飲酒
賜義康曰會稽婦飲憶弟所飲餘今封送車子義康小
字也二十二年太子詹事范曄等謀反事連義康有司
請收執廷尉詔特宥大辟子女並免為庶人絕屬籍徙
安成郡義康在安成讀漢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嘆
曰前代有此我乃不知其得罪宜也二十四年豫章胡
誕世前吳平令袁憚等謀奉戴義康太尉江夏王義恭

奏徙義康廣州奏可未行會魏軍至瓜步境內擾動帝慮其有異志者奉義康為亂孝武時鎮彭城及尚書左僕射何尚之並言宜早為所二十八年正月遣中書舍嚴麴持藥賜死義康不肯服藥曰佛教自殺不復人身乃以被掩殺之

愚按武帝弑晉恭時其言其事皆與義康合見褚秀之傳讀史者思之

以侯禮葬安成郡子允元凶殺之孝武大明四年義康

女玉秀等乞反葬舊塋

宋書載玉秀辭曰父凶滅無狀孤負天明明罰羽山未足勅法烏鳥微心昧死上訴乞反葬舊塋庶骨鄉壤

詔聽之

宋書又載前廢帝永光元年太宰江夏王義恭表曰故庶人義康昔昧奸回自貽非命妻息漂沒早達盛化衆女孤弱永淪黔首即情原羣本非己招感事哀

甞俯增傷咽敢緣聖澤希齒帝宗施及陳荻榮被朽
壤詔以所奏付外奉行又以允橫罹凶虐特為置後
太宗泰始四年復絕屬籍還為庶人 愚按明帝薄
於季父致格已成恩命譴及枯骨它日譴死未已又
復戕生手足彫零宗社殄滅蓋已見端於此矣

江夏文獻王義恭幼而明疑姿顏端麗武帝特所鍾愛
帝性儉諸子飲食不過五醢盤義恭求須果食口中無
算得未嘗噉恣以與傍人諸王未嘗敢求求亦不得元

嘉六年為都督荊州刺史義恭涉獵文義而驕奢不節
及出藩文帝與書誡之曰

宋書載帝書曰汝以弱冠便親方任宜深自砥礪思
而後行袁太妃說汝性褊急性之所滯其欲必行此
取弊事今粗數十數事汝可省也

禮賢下士聖人垂訓驕侈矜尚先哲所去豁達大度漢
祖之德猜忌褊急性魏武之累漢書稱衛青云大將軍遇
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孺性齊美關羽張

飛任偏同弊行已舉事深宜鑒此汝一月日自用不可
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殷曠常宜早起接對賓
侶園池堂觀無須改作凡訊獄前一二日可取訊簿審
與劉湛輩粗共詳論慎無以喜怒加人擇善者從之美
自歸己不可專意自決以矜明獨斷刑獄不可壅滯一
月可再訊凡事皆應慎密名器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
聲樂嬉遊不宜令過宜數引見佐吏非惟臣主勾應相
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則無因得盡人人不盡何以

具知衆事九年為南充州刺史加都督鎮廣陵十六年
進司空明年彭城王義康有罪出藩徵義恭為侍中都
督揚南徐兗三州司徒錄尚書事領太子太傅給班劍
二十人置佐領兵二十一年進太尉領司徒義小心且
且戒義康之失雖為總錄奉行文書而已故文帝安之
年給相府錢二十萬它物稱此而義恭性奢用常不足
帝又別給錢年至千萬時有獻五百里馬以賜義恭二
十七年帝欲有事河洛義恭總統羣帥出鎮彭城及魏

軍至瓜州義恭與孝武閉門自守

宋書曰二十八年春鹵自彭城北過義恭懼不敢追
其日有告鹵驅廣陵人萬餘口夕應宿安土坡去城
數十里追可悉得諸將固請義恭禁不許經宿詔使
急追鹵已盡殺所驅輕騎引去

初魏軍深入帝慮義恭不能固彭城備加誠勅義恭荅
曰臣雖未能臨瀚海濟居延庶免劉仲奔逃之恥及魏
軍至義恭果欲走賴衆議得停降號驃騎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魯郡孔子舊廟有栢樹二十四株歷漢晉其大連抱有二株先倒折土人崇敬莫敢犯義恭悉遣伐取父老莫不嘆息又以本官領南充州刺史加都督移鎮盱眙修館宇擬東城二十九年冬還朝帝以御所乘蒼蠻船上迎之遣大妃憂改授大將軍南徐州刺史還鎮東府元凶肆逆其日勅急召義恭先是詔召太子及諸王慮有詐妄致害者召皆有人至是義恭求常所遣傳詔勅遣之而後入義恭遣府內兵仗並送還臺遣太保

孝武入討劬疑義恭有異志使入尚書下省分諸子並住神虎外侍中省下孝武前鋒至新亭劬扶義恭出戰故不得自拔戰敗義恭單馬南奔

宋書曰劬使義恭於東堂簡將義恭先使人具舟於東治渚單馬南奔東掖門隊主吳道興是臧質門人治渚軍主原釋孫是孝武故吏故義恭得免劬遣騎追討騎至治渚義恭始得渡淮義恭佐吏義恭二千餘人隨從南奔多為追兵所殺

劾大怒遣始興王濬殺義恭十二子義恭既至勸孝武
即位授太尉錄尚書六條事假黃鉞事寧進太傅領大
司馬增班劍為三十人以在藩所服玉環大綬賜之帝
不欲致禮太傅諷有司奏天子不應加拜從之及立太
子東宮文案使先經義恭及南郡王義宣等反又加黃
鉞百質百人入六門事平以減質七百馬賜義恭帝以
義宣亂逆由於強盛欲削王侯義恭希旨請省錄尚
書帝從之又與驃騎大將軍竟陵王誕奏陳貶損之格

九條

所云九條宋書亦不詳載

詔外詳議於是有司奏九條之格猶有未盡更加附益
凡二十四條大抵聽事不得南面坐施帳國官正冬不
得跣登國殿公主妃傳令不得朱服與不得重綢鄣扇
不得雉尾釵不得鹿盧形釵眊不得孔雀白氎夾敕隊
不得絳襖平乘馬不得過二匹胡伎不得絳衣與伎正
冬著袷衣不得裝面諸妃不得著緄帶信藩非臺臺省

官悉用絳郡縣內史相及封內官長於其封君罷官則
不復追敬不稱臣止下官而已諸鎮常行車前後不得
過六隊刀不得過銀銅飾諸王女封縣主諸王子孫襲
封王之妃及封侯者夫人行並不得鹵簿諸王子繼體
為王者婚葬吉凶悉依諸國公侯之禮不得同皇弟皇
子車非輅車不得油幢平乘船皆下兩頭作露平形不
得擬象龍舟詔可孝建二年為揚州刺史加入朝不趨
贊拜不名釵履上殿固辭殊禮義恭撰要記五卷起前

漢訖晉太原表上之詔付秘閣時西陽王子尚有盛寵
義恭解揚州避之乃進太宰領司徒

冊府元龜曰義恭為太宰時竟陵王誕舉兵沈慶之
值雨不得攻城及齊孝武擇日將自濟江義恭上表
曰臣伏尋晉文王征淮南淹師二百日方能制寇今
誕糗糧垂竭背逆者多且成旨頻降必旦夕殄滅况
廣陵塗近忽見旗旗移次京都既當祗悚四方之志
必有未達又長江險濶風波難期王者尚不乘危况

泛不測之水居安慮危不可不懼私誠款款冒啟赤
心孝武乃止

義恭常慮為孝武所疑及海陵王休茂於襄陽為亂乃
上表稱諸王貴重不應居邊有州不須置府其餘制度
又多所減省

宋書載餘事曰位登三事止乎長史掾屬若宜鎮御
別差扞城大將若情樂冲虛不宜逼以戎事若捨文
好武尤宜禁塞僚佐文學足光詰言遊梁之徒一皆

弗許文武從鎮以時休止妻子不煩自隨百僚修誼
宣令齊到備列賓主之則衙泐之士無謁貴王金銀
裝刀劍戰具之服悉輸送還本

時帝嚴暴義恭慮不見容乃卑辭曲意附會皆有容儀
每有祥瑞輒上賦頌大明元年有三脊茅生石頭西岸
又勸封禪帝甚悅及帝崩遺詔義恭解尚書令加中書
監柳元景領尚書令入住城內事無巨細悉關二公大
事與沈慶之參決若有軍旅可為總統尚書中書事頗

師伯外監所統委王玄謨前廢帝即位復錄尚書本官如故尚書柳元景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兵置佐一依舊章又增義恭班劍為四十人更申殊禮之命固辭殊禮義恭性嗜不恒與時變移自始至終屢遷第宅與人游款意好亦多不終奢侈無度不受財寶左右親幸一日乞與或至一二百萬小有忤意輒追奪之大明時資供豐厚而用常不足賒市百姓物姓錢可還民有通辭求錢者輒題後作原字善騎馬解音律游行或二三

百里孝武恣其所之東至吳郡登虎邱山又登無錫縣
烏山以望太湖大明中撰國史孝武自為義恭作傳及
永光中雖任宰輔而承事近臣戴法興等常若不及帝
狂悖無道義恭元景謀欲廢立率率羽林兵於第害之
并四子

宋書曰義恭諸子先見害元凶為朝廷所哀後復生
四子世子禽乃世祖賜名以擬魯公至是同三弟遇
害諡哀世子追贈江夏王改諡愍

斷析義恭支體分裂腹胃挑取眼睛以蜜漬之呼為鬼
目綜明帝定亂令書追崇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丞相領
太尉中書監錄尚書事王如故給九旒鸞輅虎賁百人
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輜輶車泰始三年又詔陪祭廟
庭

南郡王義宣生而舌短澀於言論元嘉元年封竟陵王
都督南兖州刺史遷中書監中軍將軍給鼓吹時竟陵
郡蠻充斥役剝民散改封南譙王十三年出為江州刺

史加都督初武帝以荊州上流形勝地廣兵強遣詔諸
子次第居之謝晦平後以授彭城王義康義康入相次
江夏王義恭又以臨川王義慶宗室令望且臨川烈武
王有大功義慶又居之後慮在義宣文帝以義宣人才
素短不堪居上流十六年以衡陽王義季代義慶以義
宣為南徐州刺史而會稽公主每以為言帝遲回久之
二十一年乃以義宣都督七州諸軍事車騎將軍荊州
刺史先賜中詔曰師護以在西久比表求還出內左右

自是經國常理今欲聽許以汝代之雖無殊績潔已
節用通懷期物不恣羣下此信未易在彼已有次第為
士庶所安論者乃謂未識遷之今之回換更欲為汝耳
汝與護年時叶輩各有其美物議亦互有少劣若今向
事脫一減之者既於西夏交有巨礙遷代之機必歸於
於吾矣師護義季小字也義宣至鎮勸自課厲政事修
理白皙美須眉長七尺五寸腰帶十圍多蓄墳塋後房
千餘尼媼數百男女三十人崇飾綺麗費用殷實進位

司空改侍中二十七年魏軍南侵義宣慮寇至欲奔上
明及魏軍退文帝詔之曰善修民務不須營潛逃計也
遷司徒揚州刺史侍中如故元凶弒立以義宣為中書
監大尉領司徒義宣聞之即時起兵徵聚甲卒傳檄近
遠會孝武入討義宣遣叅軍徐遺寶率衆三千助為先
鋒孝武即位以義宣為中書尉都督揚豫二州丞相錄
尚書六條事揚州刺史加羽葆鼓吹給班劍四十人改
封南郡王追諡義宣所生為獻太妃封次子宜陽侯愷

為南樵王義宣固辭內任及愷王爵改授八督八州諸
軍事荆湘二州刺史持節侍中丞相如故降愷為宜陽
縣王將佐以下並加賞秩義宣在鎮十年兵強財富既
首創大義威名著天下凡所求欲無不必從朝廷所下
制度意不同者一不遵承嘗獻孝武酒先自酌飲封送
所餘其不識大體如此初臧質陰有異志以義宣凡弱
易可傾移欲假手為亂以成其姦自襄陽往江陵見義
宣便盡禮及至江州每密信說義宣以為大才負大功

功挾震主之威自古歎有全者宜在人前早有處分不
爾一旦受禍悔無所及義宣陰納質言而孝武閹廋無
禮淫義宣諸女義宣因此發怒密治舟甲尅孝建元年
秋冬舉兵報豫州刺史魯爽兗州刺史徐遺寶使同爽
狂酒失旨其年正月便反遣府戶曹送版以義宣補天
子并送天子羽儀遺寶亦勒兵向彭城義宣及質狼狽
起兵二月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使僚
佐悉稱名遣傳奉表言臣忘家殉國誠貫幽顯而積毀

日聞紛紜溢聽皆緣姦臣交亂國傾宗社輒徵召甲卒
戮此凶醜詔答之

宋書載詔曰公背本崇姦還謀社稷今便親禦六師
梟轅元惡然後警蹕清江面稟親勅

太傅江夏王義恭又與義恭書諭以禍福

宋書載書曰昔歲二凶構逆弟協宣忠孝奉戴明主
元功盈德既已昭著奈何妄聽邪說輕造禍難國靡
流言遽歸愆於二叔世無晃錯仍襲轍於七蒲棄漢

蒼令範遵齊罔敗跡臧質少無善行藉西楚強力圖
濟其私凶謀若果恐非復池中物魯宗父子世為國
仇今據有五州虎兇出於柙是且為劉淵耳自鹵侵
境以來公私彫弊安以撫之庶可寧靜弟復從而擾
亂吾恐邊鄙皆為未泰宜遠尋武皇創業艱難近念
家國比者禍累時息兵戈責躬謝過追保前勲垂美
竹帛昔梁孝悔罪景帝施恩阜質改愆肅宗降澤忠
馬之誨仰希往言禍福之機明者是察

義宣移檄諸州郡遣參軍劉謐之尹周之等率軍下就
臧質雍州刺史朱脩之起兵奉順義宣率衆十萬發自
江津舳艫數百里是日大風舟壘覆沒僅得入中夏口
以第八子怡為輔國將軍留鎮江陵遣魯秀朱曇韶萬
餘人北攻朱脩之秀初至江陵見義宣既出拊膺曰阿
兄誤人事乃與癡人共作賊今年敗矣義宣至尋陽與
質俱下質為前鋒至鵲頭聞徐遺寶敗魯爽於小兒投
首相視失色帝使鎮北大將軍沈慶之送義首於義宣

并與書義宣質並駭懼帝先遣豫州刺史王玄謨率舟師頓梁山洲內東西兩岸為却月城營柵甚固

宋書曰義宣與玄謨書令降答之曰公崇長奸回自放西服信邪細之說滅君親之恩乃復枉軍書檄遠示見招丹心微歎未亮高鑑環念周回始悟知己之為難也徒見徐魯去就未知仗義有人豈不惜哉有臣則欲其忠誘人而導諸逆君子忠恕其如是乎苟不忠恕則擇木之翰有所不及矣夫挑妾者愛其易

求妻則敬其難若承命如響將焉用之原穀存與無
禮必及竊恐荆郢之士已貳其懷僕幸承人之輒屬
鞬東銳為執事周旋授命當仁理無所讓君道既盡
民禮亦絕執筆裁答感憤交懷

撫軍柳元景據姑熟為大統偏師鄭琨武念戍南浦質
徑入梁山去玄謨一里許結營義宣屯蕪湖五月十九
日西南風猛質乘風順流攻玄謨西壘兄從僕射胡子
友等戰失利棄壘度就玄謨質又遣將龐法起以數千

兵趣南浦仍使自後掩玄謨與琨念相遇法起戰大敗
赴水死畧盡義宣至梁山質出東岸攻玄謨玄謨分遣
游擊將軍垣護之竟陵太守薛安都等出壘奮擊大敗
質軍軍人一時投水護之等因風縱火焚其舟乘風勢
猛盛煙燭覆江義宣時屯西岸炬火燒營殆盡諸將乘
風火之勢縱兵攻之其衆一時奔潰義宣與質相失各
單舸逃走東人士庶並歸順西人與義宣相隨者猶有
百餘舸女先適賊質子過尋陽入城取女載以西奔至

江夏聞巴陵有軍被抄斷回入選口步向江陵衆散且盡左右唯十許人足痛不復能行就民僦露車自載無復食緣道求告至江陵郭外竺超民具羽儀迎之時帝甲尚萬餘人義宣既入城仍出廳事見客左右翟靈寶誠使撫慰衆賓以臧質遠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治兵繕甲更為後圖昔漢高百敗終成大業而義宣誤云項羽千敗衆皆掩口笑魯秀竺超民等猶為之爪牙欲收合餘燼更圖一決而義宣昏墊無復神守入內不復出

左右腹心相率奔叛魯秀北走義宣不復自立欲隨秀去乃於內戎服盛狼狽帶背刀携息惶及所愛妾五人皆著男子服相隨城內擾亂白及交橫義宣大懼落馬仍便步地超民送城外更以馬與之超民還守城義宣冀及秀望諸將送之入魏既失秀所在未出郭將士逃盡唯餘惶及五妾兩黃門而已夜還向城入南郡空廨無牀席地至旦遣黃門報超民超民遣故車一乘載送刺姦義宣止獄户坐地歎曰賊質老奴誤我始與五妾

俱入獄五妾尋被遣出義宣號泣語獄吏曰常日非苦
今日分別始是苦大司馬江夏王義恭諸公王八坐與
荊州刺史朱修之書言義宣反道叛恩便宜專行大戮
書未達脩之已至江陵於獄盡之孝武聽還葬舊墓
愚按義宣之叛應入逆臣傳但孝武以淫其諸女激
之又為臧質所玩脅非首惡也故仍置本傳

長子恢年十一拜南譙王世子

宋書曰元凶弒立恢為侍中及義宣起義勛收恢及

五弟繫於外命散騎郎沈煥防守之煥密欲歸順謂
恢等曰禍福與諸郎共之願弗憂及賊質自白下趨
廣莫門勅令煥殺恢等煥解其桎梏與俱向廣莫門
適質至因得出

晉氏過江不置城門校尉及衛尉官孝武欲重城禁故
復置衛尉卿以恢為侍中領衛尉衛尉之置自恢始也
義宣反錄付廷尉自赦恢弟愷字景穆生而養於宮中
寵均皇子十歲封宜陽侯孝武時進為王義宣反問至

愷於尚書寺內著婦人者乘間訊車投臨汝公孟詵詡
於妻室中為地窟藏之事覺并誅餘子並為修之所
殺

衡陽文王義季幼而夷簡無鄙近之累文帝為荊州武
帝使隨往特為文帝所愛元嘉元年封衡陽王十六年
代臨川王義慶為都督荊州刺史先是義慶在任遇巴
蜀擾亂師旅應接府庫空虛義季蓄財節用數年復充
實隊主續豐母老家貧無以為養遂不實肉義季哀其

志給豐母月米二斛錢一千并制豐噉肉義季素拙書
帝聽使人代啟啓事唯自署名而已嘗大蒐於郢有野
老帶苦而耕命左右斥之老人擁耒對曰昔楚子盤游
受譏令尹今陽和扇氣播厥之始一日不作人失其時
大王馳騁為樂驅斥老夫非勸農之志義季止之曰此
賢者也命賜之食老人曰吁願其賜也其賜也苟不奪
民時則一時皆享王賜老人不偏其私矣斯飯也弗敢
當問其名不言而退義季素嗜酒自彭城王義康廢後

遂為長夜之飲略少醒日文帝詰責曰此非唯傷事業
亦自損性命近長沙兄弟皆緣此致故將軍蘇徵耽酒
成疾旦夕待盡一門無此酣法汝於何得之義季雖奉
旨酣縱不改成疾以至於終二十一年徵為征北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充州刺史加都督發州之日帷帳
器服諸應隨刺史者悉留之荆楚以為美談二十二年
遷徐州刺史明年魏攻邊北州擾動義季慮禍不欲以
功勤自業無他經畧唯飲酒而已文帝又詔責之

冊府元龜載詔曰杜驥申怙倉卒時以弱甲瑣卒邀
邀寇作援爾為元統司馬桓桓連被意旨猶復逡巡
匈奴輕漢將自此始賊初越逸未知指趨故且裝束
兼存觀察少日勢漸可見便應有大經略何安然不
動若謂事理正應如此進大鎮聚甲兵徒為煩耳
二十四年薨於彭城太尉江夏王義恭表解職迎喪不
許帝遣東海王禕迎喪追贈司空傳國至孫

宋書曰孫名伯道以順帝昇明三年薨 愚按凡薨

於順帝末者恐非天年皆蕭道成害之也餘倣此

齊受禪國除

論曰自古帝王之興雖係厯數至於經啟多難莫不燕
藉親賢當夫餘妖內侮荀桓交逼荆楚之勢同於累卵
如使上畧未盡一冀或遺則得喪之機未可知也烈武
王肇羣才揚盛衰一舉而掃勅寇亦人謀之致乎長沙
雖位列台鼎不受本根之寄跡其行事有以知武皇之
則哲廬陵以帝子之重兼高明之姿象跡未彰禍生為

忌痛矣夫天倫猶子分形共氣親愛之道人理斯同富貴之情其義則舛善乎龐公之言比之周公管蔡若處茅屋之內宜無放殺之酷觀夫彭城南郡其然乎江夏地居愛子位當上相大明之世親禮冠朝屈體降身歸於卑下得使兩朝暴主永無猜色歷載踰十以尊戚自保及在永光幼主南面公旦之重屬有所歸自謂踐冰之慮已除太山之安可恃曾未云幾而殊體分肌古人之隱微致誠斯篤矣矣衡陽晚存酒德何先後云殊其將

存履車之鑒乎不然何以致於是也

南北史合注卷十四